

# 歷代史料筆記叢刊

唐宋史料筆記

大唐新語



中華書局



唐宋史料筆記叢刊

大唐新語

〔唐〕劉肅撰

中華書局

唐宋史料筆記叢刊

大唐新語

〔唐〕劉肅撰

許德楠 李鼎霞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文字六〇三廠印刷

\*

850×1168毫米1/32·6<sup>3</sup>/4印張·119千字

1984年6月第1版 1997年12月湖北第3次印刷

印數 20001-26000 冊 定價：10.00 元

---

ISBN 7-101-01758-4/K·816

## 點校說明

大唐新語，唐劉肅撰。新唐書藝文志稱劉肅爲「元和中江都主簿」。而本書今本有元和丁亥（公元八〇七年）作者自序，結銜題「登仕郎前守江州潯陽縣主簿」。全唐文卷六九五云「肅元和中歷江都縣、潯陽縣主簿」，大約是兼此二者而言。他無可考。本書記載唐代歷史人物的言行故事，起自唐初，下迄大曆（公元七六六——七七九年），多取材於唐代國史舊聞。模仿世說新語的體例，分「匡贊」、「規諫」、「極諫」、「剛正」等三十個門類，十二卷，主要收有關政治和道德教化內容的史料。書後有「總論」一篇，表明作者的意圖：要用前事作爲鑒戒。本書始著錄于新唐書藝文志雜史類。宋史藝文志列入別史類，作「唐新語」。明人刻本改題「大唐世說新語」或「唐世說新語」。四庫全書據新唐書藝文志恢復原名，並列入小說家類。

此次校點整理，以稗海本爲底本，以明嘉靖潘玄度刻本（簡稱潘本）、四庫全書（文津閣本）寫本（簡稱四庫本）及明人抄本殘卷爲主要對校本，並參校其他各書，擇善而從。底本原缺總論，今補入。卷九目錄原缺「諛佞」一門，已據正文補。據總目卷四應有「政能第

八」，但正文無目，今補。如此，正文「忠烈」應爲第九，以下順推至「郊禪」爲第三十，今均補改。書末附佚文數篇及有關本書的序跋數則。

校點中定有錯誤與問題，請讀者指正。

許德楠 李鼎霞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蔚秀園

目錄

原序

卷一.....三

匡贊(三)規諫(三)

卷二.....六

極諫(一八)剛正(二九)

卷三.....四〇

公直(四〇)清廉(四八)

卷四.....五〇

持法(五〇)政能(六三)

卷五.....七一

忠烈(七一)節義(七六)孝行(七八)

卷六.....八四

友悌(八四)舉賢(八六)

卷七.....一〇〇

識量(一〇〇)容恕(一〇五)知微(一一〇)

卷八.....一二七

聰敏(一二七)文章(一二三)

卷九.....一三三

著述(一三三)從善(一三七)諛佞(一四〇)

卷十.....一四八

釐革(一四八)隱逸(一五五)

卷十一.....一六三

褒錫(一六三)懲戒(一六七)

卷十二……………一七六 卷十三……………一八八

勸勵(二七六)酷忍(二七九) 諸謔(二八八)記異(二九三)郊禪(二九六)

總論……………二〇一

輯佚……………二〇四

附錄……………二〇七

# 大唐世說新語原序

自庖犧畫卦，文字聿興，立記注之司，以存警誡之法。傳稱左史記言，尚書是也；右史記事，春秋是也。洎唐虞氏作，木火遞興，雖戢干戈，質文或異。而九丘八索，祖述莫殊。宣父刪落其繁蕪，丘明摭拾其疑闕，馬遷創變古體，班氏遂業前書。編集既多，省覽爲殆。則擬虞卿、陸賈之作，袁宏、荀氏之錄，雖爲小學，抑亦可觀，爾來記注，不乏於代矣。聖唐御寓，載幾二百，聲明文物，至化玄風，卓爾於百王，輝映於前古。肅不揆庸淺，輒爲纂述，備書微婉，恐貽牀屋之尤；全採風謠，懼招流俗之說。今起自國初，迄於大曆，事關政教，言涉文詞，道可師模，志將存古，〔一〕勒成十三卷，題曰大唐世說新語。〔二〕聊以宣之開卷，豈敢傳諸奇人。

時元和丁亥歲有事於園丘之月序。〔三〕

## 校勘記

〔一〕志將存古，「古」字原脫，據全唐文卷六九五補。



〔三〕 題曰大唐世說新語。「世說」二字係明人刻本所加，四庫本提要云：「商濬刻入稗海，併於肅自序中增入『世說』二字。」（見本書附錄。）潘本葉德輝跋（亦見附錄）亦指出：「又有商濬稗海刻本，於肅自序中增『世說』二字。」按，四庫本未收劉肅自序。

〔三〕 按，此序題目稱「大唐世說新語原序」，顯係後人所加。題目下第二行有結銜題「登仕郎前守江州潯陽縣主簿劉肅撰」一行，未知是否劉肅自序時所題，以其與原序義不相應，故附誌於此。

# 大唐新語卷之一

## 匡贊第一

杜如晦少聰悟，精彩絕人。太宗引爲秦府兵曹，俄改陝州長史。房玄齡聞於太宗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之才。」若大王守藩，無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不可。太宗乃請爲秦府掾，封建平縣男，補文學館學士。令文學褚亮爲之贊曰：「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懷忠履義，身立名揚。」貞觀初，爲右僕射，玄齡爲左僕射。太宗謂之曰：「公爲僕射，當須大開耳目，求訪賢哲，此乃宰相之弘益。比聞聽受詞訴，日不暇給，安能爲朕求賢哉！」自是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其法令意在寬平，不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如晦、玄齡引進之，如不及也。太宗每與玄齡圖事，則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二人相須以斷大事，迄今言良相者，稱房杜焉。及如晦薨，太宗謂虞世南曰：「吾與如晦，君臣義重，不幸物化，實痛于懷。卿體吾意，爲製碑也。」後太宗嘗新瓜美，愴然悼之，輟其半，使置之靈座。及賜玄齡黃銀帶，因謂之曰：「如晦與公同心輔朕，今日所賜，惟獨見公。」泫然流涕。以黃銀帶辟惡，爲鬼神所畏，命取金帶，使玄齡送之于其

家也。

魏徵常陳古今理體，言太平可致。太宗納其言，封德彝難之曰：「三代已後，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魏徵書生，若信其虛論，必亂國家。」徵詰之曰：「五帝三皇，不易人而理。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其所化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與蚩尤戰，既勝之後，便致太平。九夷亂德，顓頊征之，既剋之後，不失其理。桀爲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而俱致太平。若言人漸澆訛，不返樸素，至今應爲鬼魅，寧可得而教化耶？德彝無以難之。徵薨，太宗御製碑文並御書。後爲人所讒，敕令踏之。及征遼不如意，深自悔恨，乃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舉也。」既渡水，馳驛以少牢祭之，復立碑焉。

太宗嘗臨軒，謂侍臣曰：「朕所不能恣情以樂當年，而勵心苦節，卑宮菲食者，正爲蒼生耳。我爲人主，兼行將相事，豈不是奪公等名？昔漢高得蕭、曹、韓、彭，天下寧晏；舜、禹、殷、周得稷、契、伊、呂，四海乂安。如此事，朕並兼之。」給事中張行成諫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生人於塗炭，何禹湯所能擬！陛下聖德含光，規模弘遠，然文武

之烈，未嘗無將相。何用臨朝對衆，與其較量，將以天下已定，不籍其力，復以萬乘至尊，與臣下爭功。臣聞：『天何言哉，而四時行焉。』又曰：『汝唯弗矜，天下莫與汝爭功。』臣備員近樞，非敢知獻替事，輒陳狂直，伏待菹醢。」太宗深納之，俄遷侍中。

太子承乾既廢，魏王泰因人侍，太宗面許立爲太子，乃謂侍臣曰：「青雀人見，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與陛下爲子，更生之日，臣有一孽子，百年之後當爲陛下煞之，傳國晉王。』父子之道，固當天性。我見其意，甚矜之。」青雀，泰小字也。褚遂良進曰：「失言。伏願審思，無令錯誤。安有陛下萬歲之後，魏王持國執權爲天子，而肯殺其愛子，傳國晉王者乎？」陛下頃立承乾，後寵魏王，愛之踰嫡，故至於此。」〔四〕今若立魏王，須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太宗涕泗交下，曰：「我不能也。」因起入內。翌日，御兩儀殿，羣臣盡出，詔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褚遂良，謂之曰：「我有二子一弟，所爲如此，我心無憯。」因自投于床，無忌爭趨持，上抽佩刀，無忌等驚懼，遂良於手爭取佩刀，以授晉王。因請所欲立，太宗曰：「欲立晉王。」無忌等曰：「謹奉詔。異議者請斬之。」太宗謂晉王曰：「汝舅許汝也，宜拜謝之。」晉王因下拜。移御太極殿，召百寮，立晉王爲皇太子，羣臣皆稱萬歲。

高宗朝，晉州地震，雄雄有聲，經旬不止。高宗以問張行成，行成對曰：「陛下本封于晉，今晉州地震，不有徵應，豈使徒然哉！夫地陰也，宜安靜，而乃屢動。自古禍生宮掖，釁起宗親者，非一朝一夕。或恐諸王、公主，謁見頻頻，承間伺隙。復恐女謁用事，臣下陰謀。陛下宜深思慮，兼修德，以杜未萌。」高宗深納之。

則天朝，默啜陷趙、定等州，詔天官侍郎吉頊爲相州刺史，發諸州兵以討之，略無應募者。中宗時在春宮，則天制皇太子爲元帥，親征之。吏人應募者，日以數千。賊既退，頊徵還，以狀聞。則天曰：「人心如是邪？」〔五〕因謂頊曰：「卿可於衆中說之。」頊於朝堂昌言，朝士聞者喜悅。諸武患之，乃發頊弟兄贓狀，貶爲安固尉。頊辭曰，得召見，涕淚曰：「臣辭闕庭，無復再謁請言事。臣疾亟矣，請坐籌之。」則天曰：「可。」頊曰：「水土各一盆，有競乎？」則天曰：「無。」頊曰：「和之爲泥，競乎？」則天曰：「無。」頊曰：「分泥爲佛，爲天尊，有競乎？」則天曰：「有。」頊曰：「臣亦爲有。竊以皇族外戚，〔六〕各有區分，豈不兩安全耶？今陛下貴賤是非於其間，則居必競之地。今皇太子萬福，而三思等久已封建，陛下何以和之？臣知兩不安矣。」則天曰：「朕深知之，然事至是。」頊與張昌宗同供奉控鶴府。昌宗以貴寵懼不全，計於頊。頊曰：「公兄弟承恩澤深矣，非有大功，必無全理。唯一策，若能行之，豈唯全

家，當享茅土之封。除此外，非項所謀。」昌宗涕泣請聞之，項曰：「天下思唐德久矣，主上春秋高，武氏諸王殊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請復相王、廬陵，以慰生人之望？」昌宗乃乘間屢言之。幾一歲，則天意乃易。既知項之謀，乃召項問，項封曰：「廬陵、相王，皆陛下子。高宗初願託於陛下，當有所注意。」乃迎中宗，其興復唐室，項有力焉。睿宗登極，下詔曰：「曩時王命中圯，人謀未輯，首陳反正之議，克創祈天之業。永懷忠烈，寧忘厥勳，可贈御史大夫。」

則天以武承嗣爲左相，李昭德奏曰：「不知陛下委承嗣重權，何也？」則天曰：「我子姪，委以心腹耳。」昭德曰：「若以姑姪之親，何如父子？何如母子？」則天曰：「不如也。」昭德曰：「父子、母子尚有逼奪，何諸姑所能容？」〔七〕使其有便可乘御，寶位其遽安乎？」〔八〕且陛下爲天子，陛下之姑受何福慶？而委重權於姪乎？事之去矣！」則天矍然，曰：「我未思也。」即日罷承嗣政事。

長安末張易之等將爲亂，張柬之之陰謀之，遂引桓彥範、敬暉、李湛等爲將，委以禁兵。神龍元年正月二十三日，暉等率兵將至玄武門，王同皎、李湛等先遣往迎皇太子於東宮，啟

曰：「張易之兄弟，反道亂常，將圖不軌。先帝以神器之重，付殿下主之，無罪幽廢，人神憤惋，二十三年於茲矣。今天啟忠勇，北門將軍、南衙執政，剋期以今日誅兇豎，復李氏社稷。伏願殿下暫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凶豎悖亂，誠合誅夷。如聖躬不康何？慮有驚動，請爲後圖。」同皎諷諭久之，太子乃就路。又恐太子有悔色，遂扶上馬，至玄武門，斬關而入，誅易之等於迎仙院。則天聞變，乃起見太子曰：「乃是汝邪？小兒既誅，可還東宮。」桓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往者天皇棄群臣，以愛子託陛下。今太子年長，久居東宮，將相大臣思太宗、高宗之德，誅凶豎，立太子，兵不血刃而清內難，則天意人事，歸乎李氏久矣。今聖躬不康，神器無主，陛下宜『復子明辟』，以順億兆神祇之心。臣等謹奉天意，不敢不請陛下傳立愛子，萬代不絕，天下幸甚矣。」則天乃卧不語，見李湛曰：「汝是誅易之兄弟人耶？我養汝輩，翻見今日。」湛不敢對。湛，義府之子也。

景雲二年二月，睿宗謂侍臣曰：「有術士上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卿等爲朕備之。」左右失色，莫敢對。張說進曰：「此有讒人設計，擬搖動東宮耳。陛下若使太子監國，則君臣分定，自然窺覷路絕，災難不生。」姚崇、宋璟、郭元振進曰：「如說所言。」睿宗大悅，卽日詔皇太子監國。時太平公主將有奪宗之計，於光範門內乘步輦，俟執政以諷之，衆皆恐懼。

宋璟昌言曰：「太子有大功於天下，真社稷主，安敢妄有異議。」遂與姚崇奏：「公主就東都，出寧王已下爲刺史，以息人心。」睿宗曰：「朕更無兄弟，唯有太平一妹，朝夕欲得相見。卿勿言，餘並依卿所奏。」公主聞之，大怒。玄宗懼，乃奏崇、璟離間骨肉，請加罪黜，悉停寧王已下外授。崇貶申州刺史，璟楚州刺史。

蘇頌，神龍中給事中，並修弘文館學士，轉中書舍人。時父瓌爲宰相，父子同掌樞密，時人榮之。屬機事填委，制誥皆出其手。中書令李嶠歎曰：「舍人思如泉湧，嶠所不及也。」後爲中書侍郎，與宋璟同知政事。璟剛正，多所裁斷，頌皆順從其美。璟甚悅之，嘗謂人曰：「吾與彼父子前後皆同時爲宰相。」（一〇）僕射長厚，誠爲國器，獻可替否，罄盡臣節，頌過其父也。後罷政事，拜禮部尚書而薨。及葬日，玄宗遊咸宜宮，將舉獵，聞頌喪出，愴然曰：「蘇頌今日葬，吾寧忍娛遊乎！」遂中路還宮。初，姚崇引璟爲中丞，（一一）再引之人相。崇善應變，故能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故能持天下之政。二人執性不同，同歸于道，叶心翼贊，以致刑措焉。

姚崇以拒太平公主，出爲申州刺史，玄宗深德之。太平既誅，徵爲同州刺史。素與張說



不叶，說諷趙彥昭彈之，玄宗不納。俄校獵于渭濱，密召崇會於行所，〔三〕玄宗謂曰：「卿頗知獵乎？」崇對曰：「此臣少所習也。」臣年三十，居澤中，以呼鷹逐兔爲樂，猶不知書。〔張璟謂臣曰：〔三〕君當位極人臣，無自棄也。〕爾來折節讀書，以至將相。臣少爲獵師，老而猶能。〔玄宗大悅，與之偕馬臂鷹，遲速在手，動必稱旨。〕玄宗權甚，樂則割鮮，閑則咨以政事，備陳古今理亂之本上之，可行者必委曲言之。〔玄宗心益開，聽之亶亶忘倦。〕軍國之務，咸訪於崇。崇罷冗職，修舊章，內外有敘。又請無赦宥，無度僧，無數遷吏，無任功臣以政。玄宗悉從之，而天下大理。

張說獨排太平之黨，請太子監國，平定禍亂，迄爲宗臣，前後三秉大政，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爲文思精，老而益壯，尤工大手筆，善用所長，引文儒之士以佐王化。得僧一行贊明陰陽律曆，以敬授人時，封泰山，祠雒上，舉闕禮，謁五陵，開集賢，置學士，功業恢博，無以加矣。尚然諾于君臣、朋友之際，大義甚篤。及薨，玄宗爲之罷元會，制曰：「弘濟艱難，參其功者時傑；經緯禮樂，贊其道者人師。式瞻而百度允釐，既往而千載貽範。台衡軒鼎，垂黼藻於當年；徽策寵章，播芳蕤於後葉。故尚書左丞相燕國公說，星象降靈，雲龍合契，元和體其冲粹，妙有釋其至蹟。挹而莫測，仰之彌高。釋義探繫表之微，英詞鼓天下之動。」